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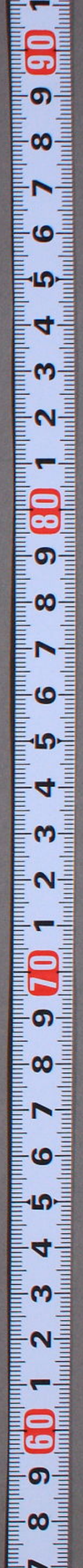


史記

列傳自五十一

儒林	淮南	淮南	淮南
文選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服部文庫
117
1327
15



117
1327
15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索隱曰劉氏據音所具反荀悅云夜郎捷為屬

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顛滇馬出其國○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

皆魍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北至

標榆韋昭曰在益州標音葉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名為雋昆明索隱曰崔浩云雋昆

母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索隱曰

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笮音昨自笮以東北君長以

萬曆二年刊

史記一百一十六

117 (1327) (15)

什數舟馳最大案隱曰案應劭云汶江郡本舟馳音亡及其俗或土箸或

移徙在蜀之西自舟馳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

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皆氏類也此皆

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

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

滇池地方三百里案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其池水源深廣而下流淺狹有似

倒流故謂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

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

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煩音略通五尺道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

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阨故道繞廣五尺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

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

其布馬麩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案隱曰韋昭云樊屬捷為音蒲北反服虔

曰舊京師有樊婁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

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

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蒻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

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小顏云枸者綠木而生非桐也子形如赤椹味辛似薑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鮮荊鮮荊江廣數里出番禺城

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

出市夜郎夜郎者臨鮮荊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

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

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
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
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
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
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
曰食糧及從巴蜀徃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
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
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
捷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
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徃喻皆如

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

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成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士罷餓

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

患之使公孫弘徃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

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

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

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稍令犍為自葆正義曰今犍

漸修成其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

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實曰使問所從

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史記一本作乾毒駟案漢

音指毒

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
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
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
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
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
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
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
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
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
兵日蘭君恐遠行索隱曰小國名也後為縣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

當一作雷

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
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
行誅頭蘭索隱曰即且蘭也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巴平頭蘭遂
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
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
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
越雋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
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
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
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

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拘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音音剽分二方索隱曰揃也剽音疋妙反言被揃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為七郡名見本傳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終 史記一百一十六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七

楊慎曰劉子玄史通云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

劍索隱曰呂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之術也魏文典論云餘好擊劍以短乘長是也故其

親名之曰犬子索隱曰孟康云相如既學密云文翁遣

相如受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

帝為武騎常侍索隱曰張揖云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

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

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索隱曰案鄒陽傳云枚先生

人以為號爾漢書作嚴忌者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

案忌本姓莊避明帝諱改也 萬曆三年刊 鄧敏五百令四

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索隱曰：案臨邛郭下之亭也。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

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索隱曰：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

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

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曰：挑音徒了。

反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皇有一艷女。在此堂室。邇人遐弄。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又曰：鳳

兮。鳳兮。從皇。栖得。托于尾。承為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楊慎曰：琴心挑之。四字古無。是事亦

無此音。徒四壁立。語亦然。此女。見稱文君。必能好詞賦。者。意非獨琴也。○按：謂相如傳自作者。必不肯著文君

事。織。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幸昭曰：間讀

邑之容也。○郭璞曰：都。猶效也。詩曰：洵美且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

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

萬曆二年刊

一本此內下有成都二字

徒四壁立。

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

卓王孫大怒曰

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

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索隱曰文君

漢云第發語之急耳。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

鑪。韋昭曰鑪，酒肆也。以上為墮邊高似鑪。勅慎曰今

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與保庸

雜作。方言曰保庸，南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為

杜門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

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

故倦游。

郭璞曰厭

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

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

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

富人。劉辰翁曰本是一段小說，子長以奇着之，如聞如

而猶可觀，使後居久之，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郭璞

人為之則穢矣。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

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按既云讀

矣，又云未足觀，豈所讀者止齊事邪？今文選中分子請

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

子虛虛言也。為楚稱。郭璞曰：謠楚之美。烏有先生者，一作惡。

烏有此事也。為齊難。郭璞曰：謠楚事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

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爲折中之談也。故空籍此三人為辭。索隱曰：藉。

虛賦之大指為訓註。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

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倪思曰：賦無。

靡如魚龍曼衍。欲不可極。使人動心駭目。其辭曰：楚使

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

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音託。夏反。而無是公

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

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

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揚慎曰：此二句。篇前段之綱。曰：可得聞乎？子

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

罔彌山。郭璞曰：罟，罟也。今幡卓也。彌，竟也。說文。揜兔獐鹿。

射麋脚麟。徐廣曰：麟音吝。駟案郭璞云：脚，倚足。麟，車轅。

射於鹽浦。割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

獲多。矜而自以。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

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與，猶如也。僕下車

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

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

萬曆二年刊。史記卷一百一十五。易玄五百九十五。

騫

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

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

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索隱曰：張揖云：楚數也。

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華容縣曰：有巴丘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指

此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雲夢縣而雲夢者，方

枝江亦有者，蓋縣名遠取此澤故有城也。雲夢者，方

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佛鬱隆崇，律翠岑

巖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山巖蔽。交錯糾紛，上干青

雲，罷池陂陀。郭璞曰：罷音披，陂音婆。隨音隨。○按異同

耳。陂即下屬江河，其上則丹青赭堊。徐廣曰：一作赭。○

赤土出少室山，堊白堊。雌黃白垺。蘇林曰：白垺白石英

本草云一名白垺也。雌黃，白垺也。錫碧金銀。正義曰：顏云

雌黃出武都山谷，與雄黃同山。錫碧，金也。碧

謂王之青。衆色炫耀，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鱗采。其石則赤玉

玫瑰。郭璞曰：赤瑾也。見楚辭：玫瑰。琳瑯琨珉。漢書音義

珉，石次玉者。○索隱曰：司馬彪云：珉，瑀之次玉也。河

圖云：流州多積石名珉。瑀，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

水，精案字或作昆吾也。城功玄厲。徐廣曰：城音古。咸反。功音

黑石可瑱。石武夫。徐廣曰：石似玉。駟案：漢書音義曰：玄厲

用磨者。瑱，石出鴈門。武夫，出長沙也。其東

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芎藭，昌蒲。漢書音義曰：衡，杜

臭如麝，蕙，芷白芷若杜若。○索隱曰：司馬彪云：蕙，香草

也。本草云：薰草一名蕙。廣志云：蕙，草綠兼紫莖，魏武帝

以此燒香。蘭，秋蘭。本草云：芷一名菹。理蒼云：齊菹，一曰

菹。字林曰：菹音昌亥。反又音昌里。反。本草又云：杜若一

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莖葉皆有長毛。古今

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雅云：烏蓬，射干。本草名烏

扇也。三馬鹿云。芎藭似藁本。江離麋蕪。諸蔗。傅且。案

郭璞云。今歷陽呼為江離。音義曰。江離香草。麋蕪。正也。似蛇床而香。諸蔗。甘柘

也。傅且。蕪荷也。索隱曰。吳錄云。臨海縣海中生江

離。正青似亂髮。即離騷所云者。是也。樊光曰。藁本一名

芎藭。蕪根名。蘄芷藥對。以為麋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則

且音子餘。及漢書作巴。且文頴云。巴蕉也。郭璞以為藁

荷。未知。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陲靡。案衍壇曼。

索隱曰。司馬彪云。案衍。案下壇曼。反。緣以大江。限以巫山。

平博也。行音代。單反。壇音徒。反。緣以大江。限以巫山。

郭璞曰。巫山。今其高燥。則生歲斯苞荔。徐廣曰。歲音針

在。建平巫縣也。其高燥。則生歲斯苞荔。馬藍也。或曰

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請反。草似蒲。騶案。漢書音義

曰。苞。蔗也。索隱曰。斯音斯。郭璞云。歲。酸醬。江東名。烏

歲。孟康云。斯。薛沙青蘋。徐廣曰。薛音先。結反。騶案。漢書

禾似燕麥。薛沙青蘋。音義曰。薛賴。蕪也。莎鶴。侯也。青

蘋似莎而。其卑溼。則生蕪。蕪兼葭。東。薈雕胡。騶案。漢書

大音煩。其卑溼。則生蕪。蕪兼葭。東。薈雕胡。騶案。漢書

似藪而葉大。葭。葭尾。草也。兼。兼也。葭。葭也。○索隱曰。郭

璞云。葭尾似茅。兼。葭也。似葭而細。小江。東人呼為烏蕪。廣志云。東。葭。子色。蓮

青。黑。河。西。記云。貸我。東。葭。償我。白。梁也。雕胡。謂菘米。蓮

藕。菰。蘆。郭璞云。菰。蔣也。蘆。葦也。菴。蘭。軒。芋。漢書音義

也。軒。芋。猶草也。○索隱曰。郭璞云。菴。蘭。軒。芋。漢書音義

于。可。療。病。也。軒。芋。生。水。中。今。揚。州。有。之。衆。物。居。之。不。可

勝。圖。郭璞曰。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

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山海經云。蛟

似蛇而四脚。小細頭。有白嬰。大者數十圍。卵生子。如毒

璚。正義曰。似翡翠。甲似有文。鼈。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檀

栴。栴。章。郭璞曰。栴。栴也。栴。栴也。栴。栴也。栴。栴也。栴。栴也。

木也。章。今之栴。栴也。栴。栴也。栴。栴也。栴。栴也。栴。栴也。

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別。桂。椒。而。小。光。靜。冬。夏。常。綠。

葛。歷。二。年。刊。已。巳。日。刊。專。卷。之。七。吳。郡。七。百。一。

木蘭 正義曰廣雅云似鹿皮辛可藥離朱楊音庚疾反

栗橘 徐廣曰棗音郭駟案漢書音義曰橘大曰柚

其上有赤後 蠶音徐廣曰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 索隱曰司馬彪云騰遠蛇也

蠖 郭璞曰蠖人獸長百尋似狸而大漢書

象野犀 正義曰兕狀如

窮奇 漢書音義曰窮

於是乃使專

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 漢書音義曰馴

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曰以角魚須為旒旌言 **乘雕王之輿** 靡魚須之旒旌郭璞

建千將之雄戟 漢書音義曰雄戟胡中有節于將所造

左鳥 張揖曰

右夏服

陽子 索隱曰張揖云陽

案節未舒 索隱曰郭璞云言頓響

萬曆三年刊 史記月記 卷之七 三之六百九十三

叩斃距虛郭璞曰叩似馬色而青距虛即叩叩變文

也軼野馬而轉駒駉徐廣曰轉音銳駒案郭璞曰野馬

索隱曰謂軸乘遺風而射游騏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

不角者儵聃淒冽徐廣曰淒音上見反淒音力諸反駟

雷動燦至星流霆擊兮不虛發中必決昔章昭曰在目

於服洞曾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拚草蔽地於是楚

王乃弭節裴回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節也翱翔

容與索隱曰郭璞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

恐懼微徂受訕徐廣曰訕音劇駟案郭璞曰訕疲極也

索隱曰司馬彈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

鄧曼姬婦人之總稱。正義曰文穎云鄭國出被阿錫

漢書音義曰阿揄紵綺徐廣曰揄音史。正義曰揄

雜織羅。巫霧縠郭璞曰以覆頭如篋積寒縠紆徐委曲鬱

繞谿谷漢書音義曰繞積簡也。寒縮也。縠裁也。其縠

顏云裴積今之帶攝古謂之皮弁粉粉袞袞索隱曰郭

貌揚施卹削徐廣曰索隱曰張揖云揚舉也。卹削古曰施也。

蜚織垂髻徐廣曰織音艾。郭璞案郭璞扶輿倚靡郭璞曰

謂曾折摩地扶輿倚委也。正義曰倚於綺喻呶萃蔡

漢書音義曰喻呶表裳張起也萃蔡衣聲也。索隱曰

郭璞云萃蔡猶確蔡也。正義曰呶火甲反萃音翠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師古曰錯雜也

萬曆三年刊

史巳日刊專五二

易章七百十

固一作圃

揚當作揚

繞玉綏郭璞曰綏所執以登車。正義曰顏云玉綏以玉飾綏也。張揖云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
 雌青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正義曰戰國策云鄭之美女扮白黛黑而立於
 謂不知者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獵也音遼。索隱曰獠獠也音宵。
 獠曰嬰珊勃窣上金隄索隱曰嬰珊音素忽反。窣音窣。上音上。
 鷄鷄索隱曰司馬彪曰鷄鷄山雞也。許慎云鷄鳥也。郭璞曰鷄鷄似鳳有光彩音浚宜李彤云鷄鷄神鳥飛光
 竟天微矰出纖繳施徐廣曰矰音所。戈白鷁連駕鷁。郭璞曰野也。抱朴子云千歲之鷁純白能登於木。雙鷁下玄鷁加。郭璞曰詩云戈言加之是也。正義曰司馬彪云鷁似鴈而黑亦呼為鷁括韓詩外傳云胎生也。相鷁經云鷁壽二百六十歲。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漢音音義曰鷁則色純黑。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漢音音義曰鷁於船首淮南子曰龍揚桂枻。徐廣曰音曳。馮素張翠帷。

建羽蓋罔毒瑁鈞紫貝正義曰毛詩蟲魚疏云貝水之介蟲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成行列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實物也。
 撥金鼓吹鳴籟漢音音義曰籟籟也。籟人歌也。郭璞曰唱罷歌也。徐廣曰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礧礧磔磔若靄雲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郭璞曰靈鼓六面也。
 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淫淫。班乎裔裔郭璞曰皆行貌也。於
 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馮素曰在雲夢之中。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郭璞曰勺藥五味也。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將割輪淬自以為娛徐廣曰淬千內反。馮素曰郭璞曰將博淬漆也。將音醫也。
 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

萬曆二年刊

卷之四

七

黃帝三百年

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郭僕曰：言有惠況也。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索隱曰：有作階，蘇林謂東有大海之渚也。南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琅琊縣界。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

縣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名。在浮勃澥。漢書音義名也。索隱曰：案齊都賦，其上也。郭璞曰：宋之數澤名。云青海旁曰勃澥，水曰解也。游孟諸。正義曰：周禮職方氏青州數曰望諸，鄭玄云望諸孟諸也。邪與肅慎爲鄰。正義曰：邪謂東北接之。右以湯谷爲界。張揖曰：日出所出也。湯，如湯。烁田乎青丘，傍俛乎海外。正義曰：郭云青丘，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胃中曾不帶芥。索隱曰：張揖云：芥，刺也。言不覺有也。若乃傲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正義曰：禹爲堯司空，辨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爲司徒，敷五教。主四方，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會計。生又見客。索隱曰：先生指子虛也。如淳曰：見賓客禮待也。是以王辭而不能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齊世家 第五十五 齊世家 第五十五

復索隱曰郭璞曰復答也何為無用應哉無是公所然而笑
笑貌也。索隱曰所音斷又音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
牛隱反。楊慎曰所古晒字。
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
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滯也。楊慎曰此明今齊列為東
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
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
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
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
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
蒼梧右西極。正義曰文類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
南故言左爾雅云西至於爾國為極在長

安西故言右。按無是公雖言上林而所叙輿圖品物
乃罔羅四海蓋天子以天下為家故侈言之若此後人
乃以盧橘等丹水更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紫淵徑其
北正義曰山海經云紫淵水出嶺南之山西流注河文
北穎云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其水紫色在縣北於長安
也為北終始霸澹出入涇渭索隱曰張揖云霸出藍田谷北
也至霸陵入霸澹二水盡於苑中不出故云豐鄠滌滌
終始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
鄠山豐谷北入滌渭水在昆明池北姚氏云滌或作
滌滌水出鄠縣北注滌池入渭案此下文八川分流則
皇子滌西北流注昆池入渭案此下文八川分流則
從涇渭霸澹豐鎬滌滌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
為八是經營乎其內也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
八川分流相背而異熊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丘
之闕行乎洲淤之浦郭璞曰椒丘名言有巖闕也見
楚辭洪亦洲名蜀人云見方言服

萬曆三年刊
劉見七百九

虞日兩山俱起家變徑乎桂林之中郭璞曰桂林過

乎決莽之野漢書音義曰海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

日阿赴隘陝之口陝音陝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

堆沙堆埼曲沸乎暴怒瀾涌滂潰洶音許勇反滂音勇

岸頭音祈拜反索隱曰司馬彪云洶湲湲湲湲音勇

湧跳起貌澎瀆波相戾也湲湲湲湲湲湲湲湲湲音勇

泊去疾也正義曰畢湲測泌節郭璞曰逼側筆橫四

必湲測相迫也橫流逆折轉騰激洑索隱曰蘇林澎瀆

流瀆索隱曰瀆亦作脫司馬彪云澎瀆水聲流澎瀆

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也郭璞曰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澎瀆

萬曆三年刊

史已目刊專五七

二

黃朝七百一十五

徐廣曰鳥狹反。索隱曰司馬彪云

踰波後陵前也。趨泥輪於深泉也。

菴菴下瀨。索隱曰

師古曰瀨疾流也。批巖衝壅。

批巖衝壅。正義曰批白結反。司馬彪

云菴菴聲也。音利。批巖衝壅。

云批反。擊也。壅曲隈也。

云菴菴聲也。音利。批巖衝壅。

云批反。擊也。壅曲隈也。

云菴菴聲也。音利。批巖衝壅。

云批反。擊也。壅曲隈也。

云菴菴聲也。音利。批巖衝壅。

云批反。擊也。壅曲隈也。

云菴菴聲也。音利。批巖衝壅。

云批反。擊也。壅曲隈也。

云菴菴聲也。音利。批巖衝壅。

云批反。擊也。壅曲隈也。

云菴菴聲也。音利。批巖衝壅。

水白東注太湖正義曰太湖在蘇州西南行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

光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龍子為鱗張揖云雌龍也

龍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龍子為鱗張揖云雌龍也

龍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龍子為鱗張揖云雌龍也

龍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龍子為鱗張揖云雌龍也

龍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龍子為鱗張揖云雌龍也

龍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龍子為鱗張揖云雌龍也

龍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龍子為鱗張揖云雌龍也

龍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龍子為鱗張揖云雌龍也

龍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龍子為鱗張揖云雌龍也

龍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龍子為鱗張揖云雌龍也

色水玉磊砢郭璞曰水玉精也磷磷爛爛采色皓汗叢積乎其

中鴻鵠鵠鴝郭璞曰鵠鵠似鵠而大長頸赤目紫

鷗鷗郭璞曰鷗鷗似鷗而大長頸赤目紫

鷗鷗郭璞曰鷗鷗似鷗而大長頸赤目紫

鷗鷗郭璞曰鷗鷗似鷗而大長頸赤目紫

鷗鷗郭璞曰鷗鷗似鷗而大長頸赤目紫

鷗鷗郭璞曰鷗鷗似鷗而大長頸赤目紫

鷗鷗郭璞曰鷗鷗似鷗而大長頸赤目紫

鷗鷗郭璞曰鷗鷗似鷗而大長頸赤目紫

鷗鷗郭璞曰鷗鷗似鷗而大長頸赤目紫

鷗鷗郭璞曰鷗鷗似鷗而大長頸赤目紫

鷗鷗郭璞曰鷗鷗似鷗而大長頸赤目紫

鷗鷗郭璞曰鷗鷗似鷗而大長頸赤目紫

鷗鷗郭璞曰鷗鷗似鷗而大長頸赤目紫

鷗鷗郭璞曰鷗鷗似鷗而大長頸赤目紫

鷗鷗郭璞曰鷗鷗似鷗而大長頸赤目紫

鷗鷗郭璞曰鷗鷗似鷗而大長頸赤目紫

曆二年刊

是乎崇山龍從崔魏差哉正義曰龍力孔及魏子孔及

峻深林鉅木斬巖參差正義曰斬音戩又任衡友參音

銳貌參差九變截薛南山我我漢書音義曰九變山在

山在池陽縣北正義曰變音蟻推音作罪友

于公反巖才切友薛五結友巖陀音遲駝音錡推音

索隱曰陞音牙皆隆屈穴折貌音倚音掘音掘音掘

谷溪注溪曰谷郭璞云振振也水注川曰蹇音蹇

折也豁呀豁問郭璞曰皆淵谷之形容也豁音呼舍反

馬彪云豁呀大窟別島正義曰高平曰陸大陸曰島

魏莫瑰正義曰莫胡罪反皆高峻貌丘墟嶺嶺正義曰嶺音律

沈溶淫鬻正義曰張云水流然谷之間散渙夷陸隱

登降施靡正義曰郭璞云陂池狎牙郭璞曰陂池音狎

平也廣平曰陸亭阜千甲靡不被築郭璞曰言為亭侯

隱以金山所謂掩以綠蕙正義曰張云綠王藟也蕙薰草

王藟也爾雅云被以江離糝以蘼蕪正義曰糝音

夷漢書音義曰專結縷徐廣曰專古布字駟索漢書音

種之積炭莎徐廣曰草揭車衡蘭索本射干音徐廣曰揭

郭璞曰揭車一名乞輿索本此蔓蕙荷索隱曰蔓子蔓也

四民月令生薑謂之芷薑音紫正義曰蔓人羊

反柯根旁生若若芙蓉可以為菹又治蟲毒也歲橙

若蓀郭璞曰若蓀香草也索隱曰漢書作歲持小顏

萬曆二年刊

付魁六百全

者亦呼為登謂登草也姚氏云操草鮮枝黃礫張揖曰

似昌蒲而無脊也生溪澗中孫音孫鮮支或云鮮支蔣苧青蘋

亦香草也司馬彪云鮮支即今支子或云鮮支蔣苧青蘋

徐廣曰苧音佇馴案漢書音義曰蔣苧也苧三稜○索

隱曰苧音煩○楊慎曰莊子狙公賦苧苧音序今棟栗

也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

郭璞曰香郁郁斐斐眾香發越盼蠻布寫睭曖苾勃師

盼蠻盛作也○正義曰暗曖奄愛二於是乎周覽泛觀

音皆芳香之盛也詩云苾苾芬芬於是乎周覽泛觀

無端察之無崖楊慎曰璞音升人反盼一作芒芒恍忽視之

暮入於苑西陂中之東池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

則擁旒獠彘徐廣曰獠音密獸類也彘音狸一音茅駟

也旒旒牛獠似熊庠脚銳頭犂牛黑色出西南徼外也

○索隱曰張揖云旒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似白豹

也銳鬣骨無髓食銅鐵音陌彘沈牛墜麋漢書音義曰

或以為猶牛毛可為鬪是也郭璞曰墜麋窮音象犀漢

而大按麋似水牛赤首鬪題郭璞曰墜麋窮音象犀

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鬪毛其音如嗥狗食人○索隱

曰郭璞云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猪庠脚一角

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河郭璞曰言水漫

也搗獸則麒麟角觴郭璞曰角觴音端似猪角在鼻上

武也○索隱曰張揖曰雄曰麟雌曰騊其狀麋身牛尾

狼蹄一角郭璞云麟有五綵腹下有黃毛詩疏云麟黃色角

元祖駐師西印度見大獸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

還耶律楚材曰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奉駒

君而至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奉駒

萬曆三年刊

尺已目口列傳五十一

古

漢平北百十一

別館彌山跨谷正義曰彌滿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郭璞曰重

閣閣道曲也華榭壁璫索隱曰韋昭云裁玉為璧以當

也輦道纒屬師古曰纒連屬也步欄周流長途中宿郭璞曰

間陞道中宿夷夔築堂累臺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夔

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在巖穴底為

室替通臺上者索隱曰張揖云重累而成之故曰增

成突音一弔反釋名以為突幽也楚詞云冬有突厦室

寒王逸以為為複室也楊慎曰夔者山之峯如馬如馳

者夷之以為堂臺者增之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撩而捫

以如城又因其與而為房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徐廣曰楯音食尹反

反顏云宛虹屈曲之虹拖謂中加於上也楯音徒我

軒之闌板也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青蚪蚴蟻

於東箱正義曰蚴一糾象輿婉蟬於西清漢書音義曰

反螺力糾反象輿婉蟬於西清漢書音義曰

應車也郭璞曰西清西箱清淨地也正義曰靈園燕

婉蟬宛善二音顏云蚴蟻婉蟬皆行動之貌也靈園燕

於間觀郭璞曰淮南子云騎飛龍從淳園索隱曰列仙傳

於南榮漢書音義曰偃佺仙人名也索隱曰列仙傳

行逮走馬也應劭云南榮屋檐兩頭如翼也暴體泉涌

偃附日中也楊慎曰暴字尤佳即負暄也暴體泉涌

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繫石褰崖徐廣曰李荷云褰整也

整頓池外之欽巖倚傾差峩磔磔徐廣曰我一作池

匡音之忍反刻削崢嶸正義曰郭云言玫瑰碧琳珊

高貌磔音士切刻削崢嶸自若彫刻也玫瑰碧琳珊

反磔音五緝反刻削崢嶸自若彫刻也玫瑰碧琳珊

瑚叢生正義曰郭璞云旁唐言盤薄師古曰旁唐文

唐索隱曰郭璞云旁唐言盤薄師古曰旁唐文

文鱗徐廣曰璜音赤瑕駁皴索隱曰說文云瑕玉之小

萬曆三年刊史已目刊專五七鄧欽七百三十五

彪云駭華采點雜市其間徐廣曰雜一云垂綏琬琰和

氏出焉徐廣曰垂綏一作朝采駟案郭璞云汲冢竹書曰

其名于苕華之玉於是乎盧橘夏孰郭璞曰今蜀中有

若柚而芬香冬夏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

之即盧橘也索隱曰應劭云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

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樹上

覆裹明年夏色青黑其黃甘橙棗徐廣曰音枇杷

柿徐廣曰音而善及果也索隱曰郭璞云樵支木

為檉厚朴徐廣曰檉音梨索隱曰司馬栲

楊梅徐廣曰楊音棗索隱曰張櫻桃

蒲陶郭璞曰一名今桃呂氏春秋云鸞鳥所含故曰含桃

爾雅謂之隱夫鬱棗徐廣曰鬱一作英俗音

李也棟實似櫻桃徐廣曰似李棗音棗徐廣曰似李棗音

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廣志云高五六丈如桂羅

乎後宮列乎北園施丘陵郭璞曰施猶

下平原楊翠葉郭璞曰施猶

杌紫莖郭璞曰杌音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

棠櫟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呂

落也華汜徐廣曰汜一作楓案漢書音義曰

留落胥餘仁頻并間徐廣曰頻一作實案郭璞曰

作索索隱曰晉灼云留闕未詳司馬彪云胥邪樹高

十尋葉在其末異物志實大如瓠繫在顛若掛物實外

萬曆三年刊

史記目山列傳五十七

十七

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裏有膚厚半寸如猪膏裏有汁
書餘清如水味美於蜜也孟康云仁類櫻也林邑記云
樹葉似甘欖檀木蘭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欖檀檀別
焦類音賓欖檀木蘭豫章女貞名也女貞木葉冬不落
樹也荆州記宜都有喬木叢生名爲女貞
連抱夸條直暢實葉後茂攢立叢倚連卷累危崔錯發
骹古委亢衡間可徐廣曰發音魯可反案郭璞曰問音烏
崔錯發者蟠疾相樛也也 坳垂條扶於落英幡纒郭璞曰扶
於猶扶踈也幡纒偏幡也音紛容蕭蓼旖旎從風郭璞曰
麗○索隱曰皆飛揚貌也音紛容蕭蓼旖旎從風郭璞曰
容蕭蓼支疎擺也○索隱曰旖旎從風郭璞曰
音留菘如字音出蓋象金石之聲正義曰金鐘石磬
古卉字吸音翁柴池音牙○索隱曰張揖云柴池音牙
曰柴音差虺音牙○索隱曰張揖云柴池音牙
柴池參差也此虺不齊也此音此旋環後宮雜選累

於是玄猿素雌徐廣曰雌音于季及駟案漢
長尾覆似獼猴而大飛鷗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
其顛飛也○索隱曰郭璞云鷗鼠也音誅玄猿猿之
雄者黑色也素雌猿之雌者素色也唯今狢尾端爲兩
岐天兩便以尾挿鼻兩孔覆古約反色蒼黑能攪搏人
故曰蛭蜩蠖徐廣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郭璞曰山海
覆也徐廣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郭璞曰山海
蛭似獼猴而黃鬚赤耳○索隱曰張揖云蛭蜩蠖也
也顧氏云蛭音塗卓及山海經云鼻塗山下有獸似鹿
馬及人首四角名爲蛭色如猴能綠高木其作蠖又神異
經云西方深山中獸毛色如猴能綠高木其作蠖又神異
林云蛭音秋蛭胡毅徐廣曰蛭音呼谷反蛭音託
蛭胡毅徐廣曰蛭音呼谷反蛭音託
張揖云蛭胡毅似獼猴與上有鬚鬚以反蛭音託
而大鬚以發黃一名黃鬚食獼猴未聞姚氏案山
萬曆三年刊

經云即山有雲紫如霧棲息于其間長嘯哀鳴翮幡互

經正義曰郭云互天矯枝格偃蹇杪顛正義曰天音妖

召反郭云皆獲微在樹美於是乎踰絕梁正義曰張云

騰殊榛正義曰榛仕斤反爾雅云捷番條捷番條正義曰張云

條踔稀間郭璞曰踔縣牢落陸離爛曼遠遷正義曰郭

騰狀也顏云言其聚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

宿館客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

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蚪徐廣曰以玉為飾鏤象山所出與言有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黃拖蜺旌正義曰張云畫熊前皮軒後道

有似虹蜺氣靡雲旗虎於旌似雲氣也

游郭璞曰皮軒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孫叔奉

轡衛公驂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太僕扈從橫行出乎

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鹵簿矣鼓嚴簿縱

獠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江河為法泰

山為櫓郭璞曰櫓望樓也車騎雷起隱天動地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齋齋綠陵流澤雲布雨施生

貌豹郭璞曰貌執夷虎屬也搏豺狼正義曰搏擊也杜

手熊羆正義曰張云熊犬身人足黑色足野羊郭璞

羊如羊千斤手蒙鵞蘇徐廣曰蘇尾也郭璞云蒙其尾

雞鬪死不却索蒙謂覆而取之鵞以絳白虎徐廣曰絳

蘇為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鵞音曷絳白虎音絳馴索

萬曆二年刊

易文卷六

郭璞云綺謂絳絡之。索隱曰著衣。被幽文。索隱曰與服志云。

虎賁騎。騎冠武文。跨野馬。索隱曰跨。陵三變之危。漢書

曰三變。三下。積歷之坻。郭璞曰積歷。阪名也。正徑。陵

赴險。越空厲水。推蜚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

解豕。漢書音義曰解豕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

音蟹豕音。格蝦蛤。鉗猛氏。漢書音義曰蝦蛤。猛氏皆獸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晉灼云蝦蛤。關

郭璞曰驥。裏音窈。神箭不苟害。解脰陷腦。索隱曰張

馬日行萬里。封豕大猪。箭不苟害。解脰陷腦。索隱曰張

也。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

來。晚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按此類有全文。重然

後浸潭促節。索隱曰浸潭猶。漸儵。儵遠去。郭璞曰儵。流

離輕禽。困苦之也。楚履狡獸。鞞白鹿。捷狡兔。徐廣曰

轉。正義曰轉音衛。抱村子云白。軼赤電。遺光耀。徐廣

鹿壽千歲。滿五百歲。色純白也。軼赤電。遺光耀。徐廣

及言去速也。追怪物。出守宙。正義曰怪物謂游梟。飛

宙往古來今曰宙。許慎云宙。彎繁弱。正義曰繁弱。夏

舟輿所極也。按許說宙是也。彎繁弱。正義曰繁弱。夏

白羽。正義曰文穎云引弓盡箭。繞為。射游梟。標蜚虛。郭

曰游梟。羊也。似人長唇。反踵。被髮。擇肉後發。先中命處

弦矢分。藝殪仆。徐廣曰射在。然後楊節而上浮。陵驚

風歷駭。正義曰。謂暴風從下。升上。故曰。乘虛無與神俱

正義曰。張云。虛無。與神俱。乘虛無與神俱。麟玄鶴亂昆

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麟玄鶴亂昆

萬曆三年刊。已巳日。刊。吳王六百七十

楊當作揚

雞徐廣曰麟音鷄。○正義曰鷄道孔鸞促。拂鷺鳥。

捐鳳皇漢書音義曰道泰由及鷺鳥雞及張云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鷺鳥也郭璞曰

道促皆追捕之也捷駕雛掩焦明。索隱曰張揖云鷺明

徵曰鷺明狀似鳳道盡塗殫。廻車而還招搖乎襄羊。

皇宋衷曰水鳥也郭璞曰絃維也北幸乎直指

日郭璞云襄降集乎北絃。郭璞曰絃維也北幸乎直指

閹乎及鄉。歷石闕。歷封巒。過雉鵲。望露寒。支。綱案漢書

音義曰皆甘泉下棠梨漢書音義曰宮名息宜春。正義

宮左右觀名也西馳宣曲。濯鷓牛首。漢書音義曰觀名在昆明

池西牛首池名登龍臺。漢書音義曰觀名在昆明

在上林苑西頭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獠者之所得獲。

診也。觀徒車之所躡。轆也。乘騎之所蹂若。廣

曰蹂音反。人民之所蹈躡。與其躬極倦。徐廣曰驚憚。惜

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徒河籍籍。填坑滿谷。拚平彌

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臺。索隱曰張揖云

也。張樂乎鞞鞞之宇。郭璞云言曠遠深貌也。撞千石

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郭璞曰木

羽葆其上。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索隱曰張揖

所謂樹誠也。呂氏春秋云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

八闕。一曰戴民。二曰玄身。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

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

震動。徐廣曰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郭璞

萬曆三年刊。史巴目加刊。專五十七。三。付政光。六百三十八

西園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慕此以
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索隱曰張揖
云禮樂記云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謳負三人楚文成顛
詞云吳謠蔡謳淮南員四人于遮曲是其意也。楚
歌。索隱曰文穎云文成遼西縣名其縣人善歌族舉遞
奏。徐廣曰舉。金鼓迭起。鏗鎗鑼磬。音榻。曰鑼磬。音鑿
書作闈。說文作鑿。詩作鐘。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
護武象之樂。陰淫繁衍之音。鄢郢纒紛。激楚結風。郭璞
楚歌曲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曰風亦急風也。
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
為節其樂促。俳優侏儒狄鞮之侶。徐廣曰韋昭云狄鞮
迅哀切也。俳優侏儒狄鞮之侶。地名在河內出善倡
者。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索隱曰郭
其觀也。列女傳曰。靡曼美色於後。曼。索隱曰張揖云靡細
禁造爛熳之樂。靡曼美色於後。曼。索隱曰張揖云靡細

結齒。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索隱曰伏儼云青琴古神女
也。洛水遂為洛水。絕殊離俗。妖冶媚。索隱曰郭璞云都
之神。必音伏。絕殊離俗。妖冶媚。索隱曰郭璞云都
也。或靚莊刻飭。便嫻綽約。郭璞曰靚莊刻飭。便嫻綽約。
作閨。索隱曰柔梳嫻嫻。皆骨體更弱。娥媚娉媚。徐廣曰
始。索隱曰張揖云嫻嫻。猶婉婉也。娥媚娉媚。徐廣曰
長。艷貌也。張揖云嫻嫻。猶婉婉也。娥媚娉媚。徐廣曰
冉。反。媚音弱。索隱曰嫻嫻。猶婉婉也。娥媚娉媚。徐廣曰
輔。謂之嫻嫻。郭璞云嫻嫻。猶婉婉也。娥媚娉媚。徐廣曰
也。世獨蘭之綸袍。徐廣曰世音也。郭璞云獨蘭。綸袍。徐廣曰
云。袍。也。眇闇易以戍削。徐廣曰闇易。衣長貌。婦姪微循。
長。貌也。眇闇易以戍削。徐廣曰闇易。衣長貌。婦姪微循。
郭璞曰衣服。娉姿貌。正義曰婦。與世殊服。芬香漚
連。反。洗音先。微音白。結反。音屑。與世殊服。芬香漚
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索隱曰郭璞云鮮明
齒。以。的。又曰娥眉。長眉連娟。微睇繚藐。索隱曰郭璞云
笑。以。的。又曰娥眉。長眉連娟。微睇繚藐。索隱曰郭璞云
傳。曆。三。年。刊。一。已。百。口。早。五。三。黃。里。六。百。五。五。

綿反。色授魂與。心愉於側。索隱曰：張揖云：彼色來授我，我魂往也。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與接也。愉音踰，悅也。

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

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楊慎曰：收拾歸正所謂卒章歸之于節儉。因以諷諫於

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瞻萌隸。潰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

正義曰：實滿也。言人滿陂池。任采捕也。虛宮觀而勿仞。正義曰：仞音刃。亦勿令人居止。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並廢罷也。

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於

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

六藝之囿。驚乎仁義之塗。揚慎曰：此獵道德者。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觀成。改明善惡也。

射狸首。兼駒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駒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

弋玄鶴。建干戚。郭璞曰：干楯戚斧也。李善曰：古者舞玄鶴

以爲瑞。令弋取也。載雲罕。拊群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之而舞。于戚也。

且索中朝。鹵簿圖云：雲罕。駕駟不兼言九旒。罕車與九旒。車也。前有九旒。雲罕之車。說者以雲罕為旌旗。皆非也。

旒。車別也。揜。捕也。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悲伐檀。索隱曰：張揖云：其詩刺賢。樂。樂。胥。受天之祐。言王者樂得賢材之者。不遇明主。樂。樂。胥。受天之祐。言王者樂得賢材之

人使在位。故天與之。修容乎禮園。翱翔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王義曰：明堂有五帝廟。故恣群

萬曆二年刊。上巳日。清廟。王者朝諸侯之處。恣群。

美別作美

臣奏得失四海之內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索隱曰漢書作鼎然猶焮然也音許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索隱曰司馬彪云羨溢也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索隱曰抗音五官反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索隱曰郭璞云愀變色貌音作酉反超若自失

一本唐蒙下有等字

遂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眾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曰大顏云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小顏云刪取非謂削除其詞而說者謂此賦已逐史家刊列失其意也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棘中索隱曰張揖云為郎中使行畧取之文顏曰夜郎中皆西南夷後以為犍柯犍為二郡犍音步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用軍興法也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止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楊慎曰檄告諭體裁以大義令使者與蜀民兩分其責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信

漢書五百四十一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誦膝請和康居西域重
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
入朝索隱曰文穎云番禺南海郡理也索姚氏弔讀如
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
惠故遣太子入南夷之君西熒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
墮延頸舉踵喁喁然正義曰喁五恭
反口向上也皆爭歸義欲為臣
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
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曰賈逵
云賓伏也發巴蜀士
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楊慎曰不然謂道
路非理之患非陛

郡別作却不必

下之意也結前亦非
人臣之節也生後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
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索隱曰張揖云發軍
謂發三軍之衆興制
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
舉燧燔漢書音義曰烽如覆木與縣著桔槔頭有寇則
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烽至晝
夜燧主皆攝弓而馳索隱曰攝
音女頰反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
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
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
之封析珪而爵索隱曰如淳云析中分也
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位為通侯居
萬曆三年刊

萬曆三年刊
史記巴蜀列傳五十二
文并
五百〇四

役別作使

列東第。索隱曰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慎曰篇末數語通綴以前意。漢文多此法。最有關係。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

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索隱曰重猶難也。已親見近縣。曰近

縣之人使者已見而口論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

縣道。漢書百官表曰道縣有蠻夷曰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母忽也。按作

靡而作檄明切渾厚此其為相如之文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

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

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案巨萬猶萬萬也。數有大小二法。張揖云筭

法萬萬為億。是為小數也。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印笮

之君。畏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

吏比南夷。索隱曰謂請置漢吏與南夷為此例也。天子問相如。相如曰。印

笮舟駟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

萬曆二年刊

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索隱曰晉灼云南夷謂犍為犍犍也西南

謂越焉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索隱曰四百

益州也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大縣令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

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

然而嘆目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索隱曰小顏云尚猶配也而厚

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

駝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索隱曰鄭氏斯音戔張揖云

字益哥耆舊傳謂之斯叟華陽國志云邛都除邊關關

益斥索隱曰張揖云斥廣也西至沫若水索隱曰張揖云沫水出

合也若水出旄牛徼外至犍道入江華南至犍犍為徼

陽國志漢嘉縣有沫水音妹又音末南至犍犍為徼

索隱曰張揖云徼塞也通零關道徐廣曰越犍橋孫水

以木柵水為變夷界通零關道徐廣曰越犍橋孫水

韋昭曰為以通邛都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

州唐蒙開犍犍犍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

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

諫業已建之不敢索隱曰案業者本也本由乃著書籍

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

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

德茂存乎六世楊慎曰敘事起須溪云此前三

也年德茂存乎六世釘前又曹成王碑之所出也威武

紛紛湛恩汪濊索隱曰韋昭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

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曰攘却風之所被罔不

披靡因朝井從駝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索隱曰服

也滿字結軌還轅索隱曰張揖云結東鄉將報至于蜀

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

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索隱曰案羈馬絡頭也縻牛絆也漢官儀云馬云羈牛

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楊慎曰羈縻不

絕馭夷狄之正法○按古天子所以羈縻者今罷三郡

非欲廣臣屬也所以維之使不為百姓害耳

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

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

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蠻之與中國並也

按此兄自古不屬而漢興事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

者不以力并意者其始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

所恃以事無用楊慎曰弊所恃以事鄙人固陋不識所

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

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索隱曰包攪音一然斯事體

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

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

字音全五

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

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索隱曰張揖云非常之

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楊慎曰此數語折難進言主意禹

則擬非其倫也昔者鴻水浮出汎濫行溢民人登降移

徙倚軀而不安夏后氏咸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澆沈

澹菑索隱曰澆音鹿菑音笑漢書作灑沉澹灾解者云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勅豈唯民狀心煩於

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

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倪思曰雖是訣詞然寫出武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蹠索隱曰孔文祥云

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楊慎曰委瑣

崇論閎議以下非常者也威殊俗絕域功之非常必將

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

勤思乎參天貳地索隱曰案天子北德於地是二地且

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

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濤衍溢索隱曰案浸濤

物有不浸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

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

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

萬曆二年刊也巳巳刊專五之

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於弑其主。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繫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斲夫為之垂涕。索隱曰：張揖云：狼戾之大也。或作戾，斲古戾字。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止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請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索隱曰：二方謂西夷、叩。楚南夷，梓何夜郎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梓柯，鑿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䟽遯不閉。索隱曰：遯，遠言其䟽遠者不閉也。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索隱曰：阻，深也。漢書作習爽。以偃甲兵於

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徐廣曰：提，作提。說文云：提，安也。不亦康乎。按相如之文。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楊慎曰：此段括一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索隱曰：張揖云：合在也。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函，案韋昭曰：咸，同五帝。登，三王之上。按此封禪遺書所由作也。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

稱上別有嘗字

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
之敝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索隱曰案敝罔失其後人
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
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
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間居不慕官爵常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蓋屋
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
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
索隱曰張揖云吳王僚之子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
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

不存之地

索隱曰謂所不慮而猛獸駭發也

犯屬車之清塵

蔡邕曰古者諸侯戴

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

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

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

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倪思曰憂愛款懼語厚意長可為奏疏法至雖萬全無患云云

何其老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特有銜轍之

變徐廣曰轍音巨月反。索隱曰張揖云銜馬勒銜也

在銜中以鐵為之大如雞子蓋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

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

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

萬曆二年刊

史記口列傳五十七

三

萬曆五百八十

以為娛揚慎曰此二句一篇主意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

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

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解見索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

過宜春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

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陀之長阪兮

索隱曰陂音何反地徒何反漢書音義曰全並也

臨曲江之隄州兮索隱曰隄音祈也有宮閣路今猶謂之曲江在杜陵

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硿硿兮索隱曰晉灼云硿音籠

大貌通谷豁兮豁索隱曰豁音呼含汨滅喻習以承

逝兮索隱曰汨于筆反泐疾貌也喻音注平阜之廣

行觀衆樹之塢夢兮師古曰塢鳥孔反覽竹林之榛榛

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

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倪思曰賦有不

起語已極其鋪至持身不謹信讒不寤兩語已足更欲

何如當筵歎息語不欲多而感者自難為情班氏刪後

四語最工謂詩中絕句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

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夏邈絕而不齊兮彌

久遠而愈休精罔闕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

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索隱曰百官志云陵園令天子

六百石掌按行掃除也

萬曆三年刊也巳目口刊專五十一

三

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
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索隱曰張揖云大人喻天子張華云相如作遠
遊之體以大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
人賦之也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僊居山澤間形容
山澤間索隱曰劉氏並作儒云術士之稱非也形
甚臞索隱曰韋昭云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
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
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嗚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
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
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為竿旄葆也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
以者垂旬始以為慘兮拙慧星而為鬣漢書音義曰旬始始氣如雄雞縣

於葆下以為旒也鬣燕尾也掉指橋以偃蹇兮又矯旒
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也索隱曰攬攬搶
以為旌兮正義曰天官書云天攬長四尺末銳靡屈虹
而為網漢書音義曰網輻也以隨虹為旌紅杳渺以
眩潛兮焱風涌而雲浮漢書音義曰杳渺焱風無光也索隱
色貌杳渺深遠眩潛混合也紅或作虹駕應龍象輿之
蟻略透麗兮倪思曰自應龍以下只是形容龍之變態
意此賦之變尤得意者驂赤螭青蚪之幽蟉蜿蜓低叩
天蟠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索隱曰張揖云據音據音
居召反驚蟻以連卷索隱曰韋昭云蟻龍之形貌音艾
音五到反蟻以連卷也音起碧反連卷音蓋卷

葛曆二年刊
卷之四
劉介六百九十五

赴蟻 乞以佻儻 前也。○索隱曰：赴蟻申頸低印也。疑不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音魚。乙反。佻音勅。吏反。疑音魚。吏反。乞音魚。頭也。乞

燦至電過 兮煥然霧除 霍然雲消 邪絕少陽而登太陰

狂赴 漢書音義曰：蕙蒙荏颯升翁。張揖曰：荏颯飛相及

到反。小願云：叫界高舉之貌。踏音徒。荅音徒。荅音徒。荅音徒。

與袂也。糾蓼叫界。蹋以般路兮。徐廣曰：般音介。至也。

悉微靈囿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漢書音義曰：瑤光

星。使五帝先導兮。時帝太皓之屬也。反太一而從陵

陽。漢書音義曰：僊人陵陽子明也。○正義曰：天左玄冥

而右含靈兮。漢書音義曰：含靈，黔羸也。天

瀟灑。漢書音義曰：瀟灑，神名也。或曰：水神。前陸離而後

羨門兮。正義曰：張云：羨門，碣石。屬岐伯使尚方。漢書音

主也。岐伯，黃帝太。祝融驚而蹕御兮。正義曰：張云：祝融

醫屬使主方藥。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絳雲

龍應火正也。萬曆二年刊。巳巳日刊。專五十七。三言。彙谷六百四十二。

蓋而樹華旗索隱曰絳音祖內反使勾芒其將行也

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正義曰張云崇山狄山人面乘兩龍頰云將行領從者也吾欲往乎南嬉歷

葛以方馬師古曰差錯交互也雜還音徒感反雜還膠

挈兮索隱曰衝音昌勇反從音息冗反滂漚泱泱灑以林離張揖曰衝

壇以陸離徐廣曰壇音坦師古曰徑入雷室之砰磷鬱

律兮洞出鬼谷之窟壘鬼磔漢書音義曰雷室雷淵也

聚也砰磷鬱律深峻貌○正義曰窟壘口骨反壘力

八紘而觀四荒兮竭渡九江而越五河正義曰顏云五

有紫碧絳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揚

口金城紫河上承天淵仙家亦有碧水又河圖括地象

炎火而浮弱水兮正義曰姚丞云大荒西經云崑崙之

志云弱水有二原俱出女國北阿傳達山南流會于國

一名崑崙杭絕浮渚而涉流沙漢書音義曰浮渚流沙中者也

息總極汜濫水嬉兮漢書音義曰靈嬀女在西域中

而舞馮夷漢書音義曰馮夷河伯字時若夢夢將混濁兮召

屏翳正義曰應云屏翳也馮夷河伯字誅風伯正義曰張云飛廉

望崑崙之軋沕恍忽兮正義曰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

萬曆三年刊

史記月令小傳卷之二

裴龍三百八十一

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為直徑

馳乎三危正義曰括地志云三危在沙州東南排闥闔而入帝宮正義曰張云玉女

而搖集兮正義曰張云閭風在崑崙閭闔闔而漂馬也充鳥騰而一

止漢書音義曰充然高飛如鳥之騰也按充鳥即日也低回陰山翔以紆曲正義曰張云陰山在大崑崙西二千七百里

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矐然白首徐廣曰矐音下天反○正義曰張云西王母其狀如戴勝而人豹尾虎齒蓬鬢矐然白首石城金穴居其中

穴處兮郭璞曰勝玉勝也○正義曰顏云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亦幸有三足

鳥為之使正義曰張云三足鳥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必長生若此

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倪思曰群仙以降曼延淫灑至載玉女使人駭

且欲悔而卒歸之正至西王母數語使人意消何神仙

之足言未遠遊却又似有所未見未肯以為虛無也虛

無之善者也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漢書音義曰不周會食

幽都呼吸沆瀣飡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噉瓊華徐廣曰噉音徐

小食也駟案韋昭曰瓊華玉英媿侵溥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媿音媿○索隱曰漢書媿作傑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

之滂沛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門也倒景日在下○正義曰張云豐隆雲師也淮南子云季春三月豐隆

乃出以將雨馳游道而脩降兮正義曰游游車也道道故云滂沛馳游道而脩降兮

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

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下崢

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愴恍

脩一作循不必

萬曆三年刊 巳巳日刊 專序 易寅五百四十五

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考超無友而獨存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
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
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
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
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
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
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
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吳穹兮
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索率邇隱曰文穎云選數也
者踵武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近世之遺迹 述聽者風聲徐廣曰述也

堯一作虞不必

德察遠古紛綸歲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胡廣云紛亂也淪沒也歲蕤委頓也張揖云亂貌 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
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駟索韋昭云疇軒進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亡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
傳維見可觀也索隱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
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邴隆漢書音義曰邴音
至也○索隱曰爰於也邴天也感也爰光云邴可見之大也以言文王改制及周而大感也 大行越
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爰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矣○索隱曰應劭云大行謂道德

萬曆二年刊 巳巳日刊 卷之二 五十九

大而行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海千載
曰無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
惡聲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
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繼而崇冠
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繼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
故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師古曰元始也卒終也言未有
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
施尊名大漢之德滂涌原泉韋昭曰漢德滂涌如泉原
而如塗之湧涵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徐廣曰古布
通用字奇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徐廣曰音衍駟案漢書音義曰暢
達垓重也泝流也埏若八埏地之

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懷生之類露濡浸潤協氣橫
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濶泳沫漢書音義曰邇近原
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皆湮滅闔昧漢書音義曰邇近原首惡湮沒闔昧昭哲漢書音義曰邇近原
者皆湮滅闔昧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昆蟲凱澤首面內韋昭曰然後圍騶
喻夷狄皆化漢書音義曰邇近原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邇近原
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漢書音義曰邇近原一莖六穗於庖徐廣曰莖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索隱曰謂
謂之稟也楊慎曰徐楚金云稟字諸解惟鄭德得之
徐廣瑞禾臆說字林亦獲雙貉共抵之獸徐廣曰抵音
獲周餘珍收龜于漢書音義曰邇近原
岐書音義曰一作放龜駟案漢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邇近原
商曆三年刊史記本列傳卷之五十一

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仙言見乘黃而招呼
之禮樂志曰紫黃其何不下來余吾渥渥水中出神馬
故曰乘龍於沼○索隱鬼神接靈園賓於閒館徐廣曰
日服慶云乘龍四龍也與神明通接故靈園為賓旅於
與神明通接故靈園為賓旅於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
我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
之以燎索隱曰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魚微夫斯
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愆乎漢書音義曰介大丘山
太山封禪進讓之道其何爽與徐廣曰爽差異也駟案
不亦愆乎漢書音義曰爽差異也駟案
○按取周而尊漢故是文人之辭然不如是不足以挫
發氣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德音義
段托以大司馬進言諸夏樂貢而下功德之盛符瑞衆

生別作臣

變而下符瑞之盛太山望幸而下諸夏樂貢自蠻貊
言謙讓不封禪於道為爽之意
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
特創見索隱曰文穎云不獨一物初創見也意者泰山
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索隱曰案本或作望華
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賜榮名也上帝
垂恩儲祉將以薦成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禪處薦
書亦通也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躡索隱曰案漢
隱曰三神如淳謂地祇天神山嶽也缺王道之儀群生惡焉或謂且天為
賢閭珍符固不可辭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也若然辭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也若然辭
萬曆三年刊
史記月知列傳五十七
卷之六

所庶亦各並時而榮成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

云七十二君乎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但各並時而

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日索隱

穎云越踰禮也不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言漢

音義曰款誠也謁告之報誠也勒功中獄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

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

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

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參以展采錯事徐廣曰錯音厝

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厝其事業也猶兼正列其

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校一作被駟案漢書

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

一經師古曰被除也被飾者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

將襲舊六為七文穎曰六經摠之無窮師古曰俾萬世

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索隱曰胡廣云飛揚

之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

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於是天子

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揚慎曰設為乃遷思回慮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

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

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

言符瑞也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

大富饒也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音

色蔭反○索

萬曆三年刊

欽定六百二十四

隱曰紫說文云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徐廣曰何所非

澆水下流之貌也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汜專濩之

普遍無所不濩也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

乎君乎侯不邁哉索隱曰小顏云侯何也邁般般之獸

樂我君囿索隱曰案般般文彩之貌白質黑章其儀可

嘉收收睦睦君子之能徐廣曰收音曼能一作態駟案

敬有似君子○愧思曰收收睦睦謂鳳故曰蓋聞其聲

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

也茲亦於舜虞氏以興索隱曰文穎云舜百獸率濯濯

之麟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孟冬十月君徂

郊祀馳我君與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

龍興德而升索隱曰胡廣云采色炫耀熒炳輝煌徐廣

音見輝音寬○正陽顯見覺寤黎烝索隱曰文穎於傳

載之云受命所乘索隱曰如淳云漢土德黃龍厥之有

章不必諄諄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依類託

寓論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披藝觀之天

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

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

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揚慎曰

露時雨嘉穀之瑞二章言德澤流而物懷思以與太山

之望幸三章四章五章言騶虞麟龍之瑞所以覺昭

萬曆三年刊

託別作記不可從

於人以著受命之符六章言以上符瑞上帝依類托寓
而論天子使封禪也未數語言天符不可違而王道不
可缺也○倪思曰假格也謂其祀天有典猶恐司馬相
有所闕遺也其殆以納于大麓亦封禪者乎
如既卒徐廣曰元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
中嶽正義曰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
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
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
之易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木隱微妙大雅言王公大
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小雅譏小已之
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已所以

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
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按此下舊本有楊雄以
猶馳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論者著于篇二十八字此係漢贊語後人混入今刪去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終 史記一百一十七

高曆三年刊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王患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索隱曰謂文帝高代居真定也

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
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
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
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
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
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圍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
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
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索隱曰漢書作令從者魏敬剄
之按到謂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
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

子毋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
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
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
弗治赦厲王楊慎曰厲王生不知母長而不忘仇恨危
不與天壤相磨哉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
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
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
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蓋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
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
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敖與客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淮南王傳 二

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麻死言唐順之曰淮南王謀反事不詳見敘事中但於劾奏內詳之淮南王

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

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

不當得欲以有為千石之秩祿大夫但費曰官為大夫夫名但者也

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上伍者也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

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闖越及匈奴發其兵

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

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

簡忌謀殺以閉口索隱曰簡姓也音姦嚴助傳作問忌正義曰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

也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謾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吏曰不知安在索隱曰謾音慢詐也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

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莽

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

上命字上別有七字

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囊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及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頴曰：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

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叩郵。徐廣曰：嚴道有叩。樊九折。嚴道蜀郡。遣其子子母從居。索隱曰：案樂彥云：安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它。事可。其素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

今一作令非是

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
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
南王者，皆不敢發軍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對也。淮南王乃謂侍
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
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
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素盞曰：吾不聽
公言，卒亡淮南王。盞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
之奈何？盞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
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
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

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
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
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一尺布，一斗粟，尚相逐乎？贖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相逐乎？贖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相逐乎？贖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相逐乎？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之後，而堯舜竊之，故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
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
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
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

萬曆三年刊 史記淮南王傳 五 漢平四百九十三

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
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
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
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
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
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少名逢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
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
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林邑破。衡山王朝。上以為
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此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

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過越。數使使相交。故徙
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

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揚慎曰史記二十一字

才能風流然入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怨望猝不能得

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

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

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

誰立者。歸有光曰淮南不軌之謀實田蚡有以啓淮南

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

萬曆三年刊

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拊循百姓為畔逆事
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
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
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
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
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
辯士為方畧者妄作妖言誣謾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
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
為中訶長安徐廣曰訶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
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
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主愛幸之王后

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妃應劭曰
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
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
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
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
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云毆擊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
為人莫及聞郎中霑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
太子索隱曰樂彥云一二讓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
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
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按郎中令即中郎之被遂亡

萬曆三年刊
史記淮南列傳五十八
七
吳金四百九十九

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府之不逮詣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序河南也日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

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靄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遂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者靄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波閣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

萬曆三年刊

史記淮南列傳五十八

吳金四頁五

王 伍被諫淮南

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

王日夜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左吳等案輿地圖

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

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

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

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

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

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

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

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

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盡耳臣聞聰

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

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

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

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

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

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

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

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

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

禹曆二年刊 史記淮南列傳五十八 何光 四百六十七

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

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

萬曆三年刊
付汝光 四百四十七

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

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二 付編 四百四十七

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上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

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

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

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

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

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

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

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

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

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

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

士卒盡得木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與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曰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作焦王曰勇予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曰或有一言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平璜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今我令樓緩漢書直云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環轅伊闕韋昭云准南臣名

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件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饑饉棘矜也徐廣曰大饑謂之剽音五公何以言

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
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
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
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
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萬里，
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
大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
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
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

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

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

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唐順之曰：後世益發甲卒，急其會

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

侯太子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如此則

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隨而說之，儻可徵

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

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
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

冠

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索隱曰崔浩云一名解牙冠也欲如伍被

計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索隱曰崔浩云

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

如發蒙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

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

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

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

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

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

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徐廣曰在江夏驪索蘇林云下雒縣名結九江之

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

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唐順

之口其謀止之田祿伯恒將軍不遠遠矣此戀棧豆之計也能無為人念乎王曰善無以易

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

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

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

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

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

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

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

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

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下天子口。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請都就丞相共議也。索隱曰也趙主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

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此者。徐廣曰此吏而非真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以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即位元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

萬曆二年刊 史記淮南列傳五十八 七十六 程遠四百四十

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晝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徐廣曰又為六安國

以陳縣為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

壞一本作壞

一本評從容後局作繼史

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

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史四百石已下自謂除國中今王惡天子

皆為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

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

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

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

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

子於王太子弟無采嫁乘歸與奴妬又與客妬太子

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

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其毀

蘭曆三年刊史已往有司專一七
付高四百五十六

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
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傳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
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
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
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
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
子。太子爽知之，忿后數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
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
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
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

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
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
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
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
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輜車，鏃矢。徐廣曰：輜車，戰車也。音扶。
前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救。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
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
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
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
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

萬曆三年刊

史記淮南列傳

卷

付高四百四十五

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軺車，欲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

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

表司馬大行息。索隱曰：案漢書表李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

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

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

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畷

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

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

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

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

別本王下有右字

別本是有下有言字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九十八 七 晏述二頁七

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終 史記一百一十八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一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

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

漢曆三年刊 史記百一十九 卷一百一十九 漢四百八十九

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
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
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
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
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
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索隱曰庫
下也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
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棚
索隱曰棚門限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
之音本反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

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
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皇覽曰孫叔
江勝故城中曰土里或曰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
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澤夫合著在管晏之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賢大鄭昭君之
時以所愛徐摯為相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
產不事昭君亦無徐贊作相之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
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
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為相一年豎子不
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
謂賈音價賈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道不拾遺四年

萬曆三年刊
已巳首
劉漢五百四十五

別作好布

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見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土工女安所讎其貨乎石奢者按呂覽作石渚楚昭王

主別作王

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

禹曆三年刑

史記卷之九

三

列見三百八十七

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楊慎曰：新序亦載此事，文采更繁富。

參觀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倍。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楊慎曰：贊語叶韻，而句法奇。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終 史記一百一十九

汲黯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補曰：六國時

衛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

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並皆云嚴。孝景帝

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

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

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

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

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

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

日最一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

踰人索隱曰漢書作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

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首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

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

之如淳曰則音側謂牀邊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

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

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繭五兵於帳中韋昭云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

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

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

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臣

固空虚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倪思曰放析

為直破析苛碎須要如已意自為功耳○按謂湯恣行

苛刻而又毀析舊制以成其事功即如下紛更之說也

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

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仇厲守高不能屈然發

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

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

黯務少事承上聞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

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

決讞以幸索隱曰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儒而觸弘等徒懷詐飾

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

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
 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上言曰：右
 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
 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
 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唐順之曰：揖田蚡揖大將軍作兩處叙。人或說
 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
 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及不重邪？楊慎曰：此語甚
 高簡，昔人不如大將軍，又高過於平生有味。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
 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
 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

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
 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
 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
 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
 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
 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曰
 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
 官無錢，從民貫馬。索隱曰：貫音時夜反。貫賒也。郭氏音勢。民或匿馬，馬不
 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
 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

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
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聞見高門
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
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
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
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
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
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闡出財物于
邊關乎。應劭曰關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贊曰無符傳出入為闡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

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上默然。按上默然者屢矣黯亦危矣不許曰吾久不聞
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
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
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
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瀆。然後奉詔。詔
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
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漢書曰有狗馬之意甚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
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謂今顧淮

萬曆三年刊
已及下
鄧漢四百七十一

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美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儼至諸侯相。

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

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

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王信。信任宏，宏

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倪思曰：因以黯

故生以安故，又及段宏，可謂展轉甚不切。及言衛人然後一時出處有可歎者，又與傳第一語有寵於古之衛君者相發云。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籍死，已

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各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

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

俠自喜，脫張羽於危。服虔曰：梁孝王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

吏引作史恐非

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

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師古存諸故人請謝賓

曰長安城外四面之郊也邑外為郊客夜以繼日至其明且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

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

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

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

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大吏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

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

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每

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權轂士及官

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

與官屬言若恐傷之間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

士諸公以此翕然稱莊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

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屬也上曰吾聞莊並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

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

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

為大農饒人徐廣曰一作人駟案管灼云當時為大農

保任見舉者師古曰饒謂受顧貨而盡多逋負司馬

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

長史如淳曰丞相長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寔

萬曆二年刊之已及平列傳六

卒。鄭莊及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散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按太史公列及鄭任俠行同修潔同好黃老之學。然及好直諫。數犯主顏色。鄭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則有間矣。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卜邽翟公有言。徐廣曰邽一作邽。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記一百三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一

金履祥曰。首以讀功令廣厲學官之路。而發歎蓋歎六藝之廢。而興之難也。六藝興于孔子。至秦而廢。漢初尚未能復。至武帝向儒學。招文學之士。而公孫弘能承輔以興之。於是備載其請著功令。所以廣厲學官之路者。於末應篇首發揮文字有照應。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師古曰功令篇名。若今之選舉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

按家語等說孔子歷聘國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莒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

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

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

傅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案仲尼弟子

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

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

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

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魯之國

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

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

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温湯之處號愍儒鄉温

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

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温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

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

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

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邵實曰諸儒從陳涉者使其不死其從叔孫通乎涉且從矣况高祖之

召其有不從乎當時兩生獨安在哉前卒與涉俱死

陳涉起匹夫驅危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

二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

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云培音扶尤反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名公生其號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案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毋音無胡毋姓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繼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八十一 禮書 三十一 付高五百二十七

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揚慎曰太史公平準書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相位自叙云公孫弘以儒顯此曰公孫弘以白衣為天子三公屢書不一書蓋微詞見意深歎夫儒效不自於天子三公屢書不一書蓋微下而文飾詐為經術之羞也。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曰自此已下制曰。蓋開導民以禮風之。皆弘奏請之辭。以樂婚姻者。居室之人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減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

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師古曰。令縣令。相侯相。長丞。縣長丞也。二千石。謂郡守諸王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索隱曰。計吏也。偕俱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

萬曆三年刊 史記書林列傳卷一 四 付高四頁十九

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
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
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
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辭雅正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
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大治禮學掌
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師古曰謂遷擢留滯之人。請選擇其秩
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
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
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
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郡太守舍人皆秩比

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
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申公者魯
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
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
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即
客。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
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腐刑。劉貢父曰胥靡說文
作縉靡。楊慎曰列子曰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末隸微賤之人。腐刑無據。申公耻之。
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
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

以詩經為訓以教。楊慎曰六藝以經稱始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徐廣曰馬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

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

戊一作代

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

曰此是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

旦書乎徐廣曰司空王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

城旦書蓋太后怒詈轅固之言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

旦駟謂此儒書於律令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得

以律令乃使固入圜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

罪乃假固利兵下圜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

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

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

賢良徵固諸諫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

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

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

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索隱曰：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

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曰：謂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為養。及時時聞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

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符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父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能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室歛爾復出古訓復申臧開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備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

曾徐生善為容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桓生索隱曰徐廣曰以單音善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以單音善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以單音善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被見仲尼弟子傳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

萬曆三年刊 巳巳居木川專三二 九 信机 四百八十六

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揚何之家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曰案仲舒事易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仲舒為災異記章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

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一作茶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十
付刊
三百七十八

遂一作通 褚當作褚

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太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假也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終 史記一百二十一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楊慎曰十一人只是一篇文字。唐順之曰酷吏十人行皆相類。而叙各不同。筆力極其變化。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曰案鹽鐵論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云秦法密於桀脂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師古曰溺謂死翁不舉也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一

蔣寅 五言五十二

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非虛言也。漢興破
觚而為圜。漢書音義曰觚方也。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破觚為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
斷雕而為朴。應劭曰削珣為璞師古曰雕謂刻鏤也。網漏於吞舟之魚。劉
翁曰三句非常語。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
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
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
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
被戮。其後有郅都。窳成之屬。郅都者揚人也。徐廣曰屬河東也。漢書云河東大陽人誤。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
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

別作卒未入

廁。索隱曰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
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
寧賈姬等乎。唐順之曰畫出一姬。彘人。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
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
驪氏。漢書音義曰音問。索隱曰音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
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驪氏。首
惡餘皆股栗。徐廣曰驪也。驪戰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
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
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
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按都酷吏也。而有言若此。君子當不以人廢言。郅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將領四百七十二

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
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
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
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
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
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
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便宜從
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
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索隱曰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令騎馳射莫
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漢法景

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
是遂斬郅都寧成者徐廣曰寧一作甯穰人也徐廣曰以郎謁屬南陽
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
東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曰操執也滑賊任威稍遷至
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謂
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徙直陵都出其上都素
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
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
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
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索隱曰：謂脫鉗也。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賈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賈音食夜。反賒也。又音勢。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倪思曰：成傳皆無事實。空自形容欲盡得其為人。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

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忤。漢書音義曰：堅忤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尊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也。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趙禹者，潁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京都府史。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

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按

此又見條侯之言也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

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

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者

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兇守舍還而

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

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送赴對也鞫窮也謂窮覈之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索隱

日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發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日傳爰書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登展曰其父

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

也○劉劭侯始為諸侯資偏得得非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

身為之後日為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

給事內史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

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云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韋昭曰

大府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吏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

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

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

吏蘇林曰拘刻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

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唐順之曰此禹為人廉倨

萬曆三年刊史記酷吏列傳卷之六

五 漢書卷之五十三

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按此句最見老吏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詆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駟案。服虔云。射。○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楊慎曰。陽浮慕之。好班增道字拙。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索隱曰。傳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韋昭曰。在板絜。○正義曰。按謂

律令也。古以板書之。師古曰。絜。獄訟之要也。掣。揚主之令。以為後式也。○唐順之曰。此下章法皆整。明奏事即謹。湯應謝。徐廣曰。一作推。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奏官有正左右監。皆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如曰。固為臣議如上。責必上意。臣不用。思昧不從。至此也。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弗用。愚抵於此。非常釋聞。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屬下句讀。贖曰。常釋謂常見。原師古曰。問謂非常朝奏者。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敵人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倪思曰。自亭疑法。即奏事所治。即羸弱。上意即豪。即下戶。截截亦如老吏。時口言雖文致。萬曆二年刊。史記法吏列傳卷之六。夏五十六。

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師古曰湯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爲此人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言往往釋其人罪非未奏前豫口言也○按湯自爲刻深而尊上以寬釋正是他舞文處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更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盡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按治獄大臣爲湯所排難

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元會澤符二年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解見平津書鉅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注青翟爲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酷吏列傳第五十八

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山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捍寇盜也

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

斬山頭而去楊慎曰只一狄山寫得情狀迫切可想至

群臣震懼筆自是以後群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

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

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

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惠數從

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唐順之曰此漢書

于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

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間

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
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
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
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
導官師古曰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見百官表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
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
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
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
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
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

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
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
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蘇州為會稽郡讀春秋
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
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
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
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
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
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
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其語隱諷用相剛激怒○張晏曰蘇張之謀越彼為短歸此為長剛

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其語隱諷用相剛
激怒○張晏曰蘇張之謀越彼為短歸此為長
通志四百九十六

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
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
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
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
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
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
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
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按湯使謂居告文上疑言變蹤跡湯乃詐驚故至此上輒以賈人先知語詰湯即湯以文故人語疑之也減宣亦
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

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責之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
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
矣按即此一言湯又何說故曰何不知分曰何對簿為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
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
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
謀陷湯罪者二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
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
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
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畫案誅三長
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

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
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
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
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義
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
索隱曰說文云剽刺也縱有姊姁索隱曰李奇音
一云剽劫人音敷妙反呼孟康音詡以醫
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
行不可太后乃告止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
令索隱曰索謂補上黨郡
中之令史失其縣名治敢行少蘊藉服虔曰敢行
少蘊藉者無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

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索
隱曰案王太后之女號
修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
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
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
淮南王女陵姁及受
財物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
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
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
關者漢書音義
隸關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唐順之
曰稱此
一段最奇先說寧成之威然後說縱能制義縱自河內
成猶先說到都之威然後說成能陵都也義縱自河內
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

萬曆三年刊
王文五百三

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
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南陽吏民重
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
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
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
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漢書
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錯藉加
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贖鞠者二百人為解
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
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
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鵠鳥擊
擊必張羽毛也

○揚慎曰曰重足一跡曰不寒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
而栗曰鷹擊毛摯形容至骨矣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
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
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
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閹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
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
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嫌之徐廣曰至冬揚可方受告
緝索隱曰緝錢貫也漢氏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
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
武帝使楊可
主告緝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棄縱市後一歲張湯
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

萬曆二年刊 史記酷吏列傳卷之七 易茲四百九十六

亦死。王温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椎埋為姦。徐廣曰：推埋人而巳。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按自温舒而下皆張湯故吏也。故太史公每曰：事張湯意深至矣。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按此人即上十餘人。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

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唐順之曰：盜不拾遺，變文。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索隱曰：郡中皆稱梨比也。按漢書作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案漢書作徙者而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茂。徐廣曰：一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

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在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續

為庶人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漢書作居。憺憺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

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

年。投鉅。徐廣曰音項。索隱曰鉅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倉音胡江反。購告言姦。置

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以收司屯落皆設督長也。索隱曰伯音陌。

姦盜賊。溫舒為人譴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

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

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焄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炙之。其治中尉如

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

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

譽稱治。楊慎曰：上疊無勢而有勢者，復出于此。情理畢達，服中以下，猶而大猶乃為用文字之纖密。

目之歷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

年出會稽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

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

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

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

音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

舒，受負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

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

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唐順之曰：叙酷吏死事皆詳。温舒

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

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

亡去，歸葬。楊慎曰：史言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徐廣飛去之說，不惟事涉神

怪兼亦不達文義。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

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

賊滋起。按此任酷吏之效也。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

假。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

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

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

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

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曰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

言上徵為大廐丞。止義曰百官表云大僕屬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按溫舒未嘗免。作為字是張湯死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夫

萬曆三年刊
裴龍四百九十四

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周者正義曰杜氏南陽杜
行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
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
亡失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相編即相
也增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
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又繫待問而微見
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
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
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

為是何古之法乎按其用意又奸于湯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
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
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一歲至千餘章
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
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
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
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
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
吾遂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
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
萬曆三年刊人史已告可傳六十二

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

官家訾累數巨萬矣劉辰翁曰酷吏十人都斬成髡鉗

云去咸宜自殺惟杜周有子孫趙禹壽酷吏首尾只似一傳故趙禹卒于張湯温舒始于義縱義縱亦卒於楊僕尹齊甚于審成杜周甚于温舒皆橫行逆見而心術形勢時事勝敗民俗情偽無不可以一目而得若禹自禹湯自湯誰不能者

太史公曰自鄧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鄧

都伉真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按陰陽人謂向背

主與俱上下按人主與俱上下謂與人便奇時數辯當否國

家賴其便趙禹特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

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楊慎曰太史公謂張湯死而民

不思一語至矣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力雪其酷吏之名異乎太史公之直筆矣班馬優劣只此亦可判九

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

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

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

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

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滅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音直追

及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索隱曰馭音驚至言苛酷比之馭毒水衡閹奉朴擊賣請楊慎曰謂以

免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求也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終 史記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終

